

《故训汇纂》与《经籍纂诂》

宗 福 邦

《故训汇纂》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辑录先秦至晚清古籍中字词训释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此书是继清代训诂巨著《经籍纂诂》之后对我国两千余年训诂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与总结。本文从编纂思想、资料收录范围、训诂资料信息量、编纂体例等四个方面比较了《故训汇纂》与《经籍纂诂》的异同,说明《故训汇纂》一书的特色与价值。

有清一代是小学鼎盛的时代。清儒以昌明汉唐经学为标帜,反对宋明理学空疏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注重经训,认为治经必先通诂训。对于汉唐旧注的搜罗纂辑整理工作,清人是极其重视,不遗余力的。乾嘉之际,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全面系统地汇集唐以前古籍的训诂资料,成为有清一代训诂巨著,素为学者们所推崇。钱大昕认为“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焯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炫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①王引之称赞它“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②。臧镛堂称之为“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藪”^③。现代学者也认为此书“确为集传注派之大成”^④。以上赞许皆非溢美之辞。郝懿行撰《尔雅义疏》,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日本诸桥辙次编《大汉和辞典》,张其昀等编《中文大辞典》都曾充分利用过该书提供的大量资料,《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把该书列为重要的参考书。可以说,《经籍纂诂》特有的价值与作用,是其他类型的字、词典所不可比拟的。

然而,《经籍纂诂》毕竟成书于200年前,随着时代推移,学术进步,以今日之眼光来看,该书有三大缺陷:资料不备,体例不便,讹误较多,已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几十年前,黄季刚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设想:“清世阮元有《经籍纂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义,至其搜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⑤在季刚先生的学术思想启

迪下,十年前,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全体同仁形成了《故训汇纂》的编纂构想,在国家教委高校古籍委员会的关怀支持下,开始了《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

二

《故训汇纂》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辑录先秦至晚清古籍中文字训释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作为故训资料汇编而言,其性质与《经籍纂诂》相同。不过,在以下几个方面两者是有差异的。

(一) 编纂思想上的差异

传统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是为经学服务的。清儒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⑥。通经须先通训诂,通训诂目的为了治经。阮元主编《经籍纂诂》目的也是治经。这里所说的“经”,主要是先秦儒家的经典。据该书卷首“经籍 诂姓氏”一栏所介绍,该书主要收录的书目80余种,绝大部分是先秦两汉的典籍,汉以后的著作屈指可数,唐以后的著作几成空白。经籍的注疏也只收到唐代为止,唐以后也几成空白。重汉唐故训而轻唐以后的诂训,这种复古主义的倾向正是清代小学的通病。

与上述倾向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经籍纂诂》全然排斥宋、元、明学者的训诂研究成果。这显然是编纂者在倡导“汉学”,反对宋明理学思潮影响下所走的极端。在训诂学史上,宋、元、明时代的成就虽然不如清代,但亦自有特色与价值,产生过徐铉、徐锴、邢、洪兴祖、朱熹、胡三省等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其成就是不应抹杀的。

今天,当我们把全面系统地辑录先秦至晚清古籍中的故训资料作为《故训汇纂》的编纂蓝图时,为的是让我们民族两千多年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这份极其丰富而珍贵的历史遗产,在人们学习古代文化的过程中,在汉语史研究领域里,在古籍整理、字词典编纂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资料收录范围的差异

《故训汇纂》主要列书目共260多种,大体上涵盖了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训诂史上有代表性的著作,资料收录范围远比《经籍纂诂》广阔。这批书目除已网罗《经籍纂诂》列目的80余种典籍并重新辑录制卡外,新增的书目约180种。新增书目可分如下三类:

(1) 《经籍纂诂》未收录的唐以前重要的训诂书和注疏。应当说,《经籍纂诂》收录的唐以前的故训资料是相当完备的,但也并非无疏漏。比如,它忽略了《庄子》成玄英疏、《文选》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元包经》苏明源传李江注、《玉篇》等重要注疏与字书是不恰当的。除了增列上述一类《经籍纂诂》失收的书目外,在这类书目里,我们还收录了清末从日本传回来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希麟《续一切经音义》。这两部《音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2) 宋、元、明时期的重要注疏与训诂专书,如徐锴《说文系传》、《广韵》、《集韵》、邢《尔雅》疏、《论语》疏、《孝经》疏、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蔡沈《书集传》、胡三省《通鉴》注等。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等一类宋人笔记虽非训诂专书,然于名物训诂、字词训释亦多有创获,故亦入《故训汇纂》收录之列。

(3) 清人的训诂专著与注疏。清代是传统小学鼎盛时期,清儒“就古音以求古义,引触类,不限形体”^②的训诂理论,标志着训诂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清人在经籍传注、字书注疏、虚词研究、字义考辨、训诂札记以至校勘辑佚等各个方面都有大批重要著作,其中不但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与创见,还纠正了前人不少误说,其成就超越了汉唐。《经籍纂诂》不收录尚未经受历史沉淀的同时代人的著作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有些重要的著述成书尚在其后,自然更是无从收录。但是,就今天而言,缺少了清人的著作意味着缺少了两千多年训诂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故训汇纂》收录清人著作 120 余种,几近全部列目书的一半。其中包括有《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和先秦诸子的清人注疏,如:惠栋《周易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毛诗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孙诒让《周礼正义》、《墨子纂诂》、胡培《仪礼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郭庆藩《庄子集释》等;有段、桂、王、朱《说文》四大家的著述;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尔雅义疏》、《尔雅正义》、《方言疏证》、《方言笺疏》、《释名疏证补》、《诸子平议》等训诂专著;有《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经词衍释》等虚词专著;有《三家诗异文疏证》、《诗经异文释》、《春秋左传异文释》等反映异文异体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目基本上囊括了清人训诂研究的成果,成为《故训汇纂》最具特色的内容。

(三) 篇幅内容上的比较

内容丰富,资料详备,这是资料汇纂性的大型工具书最重要的因素。1990年,《故训汇纂》的资料辑录工作基本结束,我们从 260 余种书目中辑得资料卡片近 70 万张。删去多余重复,估计《故训汇纂》收录的训诂资料将不下 50 万条。在此之前,我们曾对《经籍纂诂》作过调查,抽样统计的结果表明,《经籍纂诂》收录的训诂资料近 16 万条。两相对比,比率为 3:1,也就是说,前者的篇幅规模估计为后者的 3 倍。这个估计与后来进行的两次统计的结果相近。

第一次,我们从不同部首中任意选出 11 个例字,对比两书的字义训释(即注项)信息量与训诂资料信息量:

字目	注项数			资料数		
	汇纂	纂诂	比率	汇纂	纂诂	比率
予	68	23	3:1	165	59	2.8:1
代	59	15	4:1	100	30	3.3:1
传	164	78	2:1	180	78	2.3:1
	5	1	5:1	8	1	8:1
则	113	25	4.5:1	280	81	3.4:1
叔	64	28	2.3:1	67	30	2.2:1
	21	3	7:1	27	3	9:1
壹	77	30	2.5:1	107	35	3:1
	13	4	3.2:1	15	4	3.7:1
安	154	47	3.2:1	235	73	3.2:1
导	50	32	1.5:1	105	47	2.2:1
合计	788	286	2.7:1	1289	441	2.9:1

第二次,从《故训汇纂·一部》选出 18个列目字作对比

字目	注项数			资料数		
	汇纂	纂诂	比率	汇纂	纂诂	比率
一	241	82	2.9: 1	401	104	3.4: 1
丁	65	32	2: 1	95	40	2.3: 1
七	67	19	3.5: 1	77	19	4: 1
	9	1	9: 1	10	1	10: 1
	4	1	4: 1	6	1	6: 1
三	560	33	16.9: 1	566	40	14: 1
上	357	127	2.8: 1	458	147	3: 1
下	234	79	2.9: 1	269	87	3: 1
丈	57	33	1.7: 1	71	35	2: 1
	4	1	4: 1	11	1	11: 1
不	558	21	26.5: 1	654	37	17.6: 1
丑	16	12	1.3: 1	24	13	1.7: 1
世	134	48	2.8: 1	172	52	3.3: 1
丕	37	15	2.4: 1	80	30	2.6: 1
且	141	31	4.5: 1	179	37	4.8: 1
丙	23	15	1.5: 1	27	17	1.6: 1
	9	2	4.5: 1	22	2	11: 1
丞	33	17	1.9: 1	40	18	2.2: 1
合计	2549	569	4.4: 1	3162	681	4.6: 1

两次统计结果如下:字义训释(注项)信息量对比,第一次为 2.7: 1,第二次为 4.4: 1;训诂资料信息量对比,第一次为 2.9: 1,第二次为 4.6: 1。统计结果表明,《故训汇纂》的篇幅规模约为《经籍纂诂》3倍并非过高的估计。从内容丰富、资料详备角度来说,《故训汇纂》远远超过了《经籍纂诂》。

(四) 体例上的不同

两书体例上的差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编排方法不同

《故训汇纂》与《经籍纂诂》都以单字为条目,但编排方法不同。《经籍纂诂》是按《佩文韵府》106韵(即平水韵)归字编次的,而对于两百年前的读书人来说,查检此书也许不难。时代变易,语音演变,今天熟悉平水韵的人已为数不多,一般读者很难用今音去判断某字归属平水韵某韵,对他们来说,按依韵检字的办法查阅《》。按依韵归字的方法,《》,使同一个字目的资料分见数处,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难以一一查检,所谓“ ”。查检难是《》。

“ ”、“ ”、“ ”、“ ”“ ”“ ”，如果不了解“ ”、“ ”、“ ”“ ”“ ”，他就不会知道可以从《 》“ ”。这是难以做到的；对于专家来说，也会增添许多麻烦。《 》：按每条训诂资料的被训释字归属资料。首先是为了方便读者，其次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编者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详备、 、 、 ，这应该是读者从事研究后各自得出的结论，不必由编者越俎代庖 《 》。

(3) 注音与字形解说上的差异

《 》 ，但是单字字目下既无反切，也无直音，即不注音。 ，读者只知道某字属某韵，而不知其读音，这就带来很大的不便，也妨碍对字义的理解 《 》 。 《 》 ，并不重视《 》 ，其正编并未搜集《 》 ，只是编补遗时，才察觉到这个失误，《 》 。 ，在补遗里也并没有突出《 》 。 、 、 ，三者互相关联。 ：“ ，本於声音。”^⑧ ：“ ，三者互求，举一可得其二。”^⑨ ，明故训就需要懂古音与音的流变，就需要了解字的形体结构。《 》 ，在单字字目下，凡有《 》 ，则先列《 》 ，以明字的形体 ，音读部分先列该字的现代读音；次列《 》 (或《 》) 反切代表中古音，并按调 、 ；最后接近人考订的古韵三十部，标出上古韵部 ，在音项下一一分列所统属的注项 、 、 ，更好地了解把握该字的字义。

，资料浩繁，编纂周期长，传抄环节多，完全不出差错是不可能的，但讹误超过一定限度，就有损书的质量，影响它的信誉，甚至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 》 ，我们也曾对该书做过抽样调查，经一一核对引文的原书，统计出《 》“ ”、“ ”、“ ”、“ ”、“ ”、“ ” 5% 以上，比率的确过高 《 》 ，郝懿行撰《 》 ，两书引例和立说的错误，有不少就是由于不核原书，直接引用《 》 。 《 》 ，使我们认识到这是编纂大型语文工具书的一大难题 《 》 ，我们就强调在质量上要高标准，严要求，强调 “ ” ，并为此制订了相应的措施。

，《 》 ，佚书的资料尽可能从最早的始见书转引。 ，当我们把《 》 80余种典籍作为《 》 ，我们没有采用取巧的办法从《 》 ，而是按《 》 ，一本

，共制作资料卡 20多万张，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不仅为《 》 《 》，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避免了抄袭《 》。

，为了引用资料的准确性，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严格把关：

一是拟订《 》，对各类书目的制卡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包括质量的要求，如果发现某书的辑录卡的错讹率超过规定，即责成制卡者重做，以保质量。

，《 》

，如有错误，随即改正，使近七千张辑录有误的资料卡在编写前得以改正。

，凡资料卡内容或文字尚有可疑者，必复核原书，以求确实 《

》 ，必据原书补做卡片；凡 《 》

，必据原书重核，以定正讹，不仅核查出了《 》 ，也

进一步从我们的资料卡中核查出了一批讹误

，初编稿的全部资料要对照原资料卡逐一复核，凡有可疑者，必重检原书，以求确实。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层层把关，我们认为

《 》

：

①⑥ : 《 》

② : 《 》

③ : 《 》

④ : 《 》

⑤ 、 : 《 》, 第 14页。

⑦⑧ : 《 》

⑨ : 《 》

(责任编辑 张炳焯)